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摛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　史部

南史卷五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

劉瓛 弟璡 族子顯 顯從弟㲉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肩吾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虬從弟坦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

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遂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

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𤩽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
衣粲誅𤩽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髙帝踐阼召𤩽入華
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
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寳萬世又謂𤩽
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𤩽曰陛下戒前軌之失
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
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敕𤩽使數
入而𤩽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上欲用𤩽為中書郎使

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彦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曄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為曄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

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諸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

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顧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歳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髙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凊展

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清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

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竝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為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上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鵖鴿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

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巘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巘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巘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

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艷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

然後應璩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名璡入侍東宫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闇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璡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璩族子也父𩫖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許年𩫖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内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吕相絶秦賈

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之號曰神童族伯𢣂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顒齊武帝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

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
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
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
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
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
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
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
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

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
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强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
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黄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
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
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
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
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

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莠傒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㲉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剋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畧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

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

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逺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逺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坯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尭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隠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

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别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

漢之淮南帝大悦及至魏魏問曰卿衛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竝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千禄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

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
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遷歷中書侍
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
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黄門侍郎
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宫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
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
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

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賔不自理吏市地造宅昭明太
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
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搆宇未成令送薄助并貽詩
曰平仲古稱竒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
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山賔性篤實家中甞乏困貨所
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巳久
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兖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賔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賔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于太子中庶子子

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竝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
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
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
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
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
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
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

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翘書
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
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仕齊為編令
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
沮界時以為仁化所感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遺
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
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

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

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擕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

安令為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宫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

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髙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

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
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
蔑絶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
之可及伏膺裴氏憚兩唐之不傳故玉巵金鈗反為拙
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髙而不和妙聲
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
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

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搉辯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别使夫懐鼠知慙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

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令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

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修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隂於山澤託暮情

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
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
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
晝有白雲徘徊簷户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
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
謂諸子曰若比之顔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
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

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為荆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

時劉顯韋稜竝稱强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竝髙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黙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

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絶離巽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襄於親爵祿具忠襄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宫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

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兹國獻其第四
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
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
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録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
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
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
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
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

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

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

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顧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俟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髪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為支道林及之

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歘集賔客名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

占對武帝之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遊之亭帝曰之
遊必以文章顯之亭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
博士仍代兄之遊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
東王繹諮議叅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
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亭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
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
小緣岸覩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
復軍士有功皆録唯之亭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

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為文吏所抵官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亭似之帝感悟乃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亭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亭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令者之亭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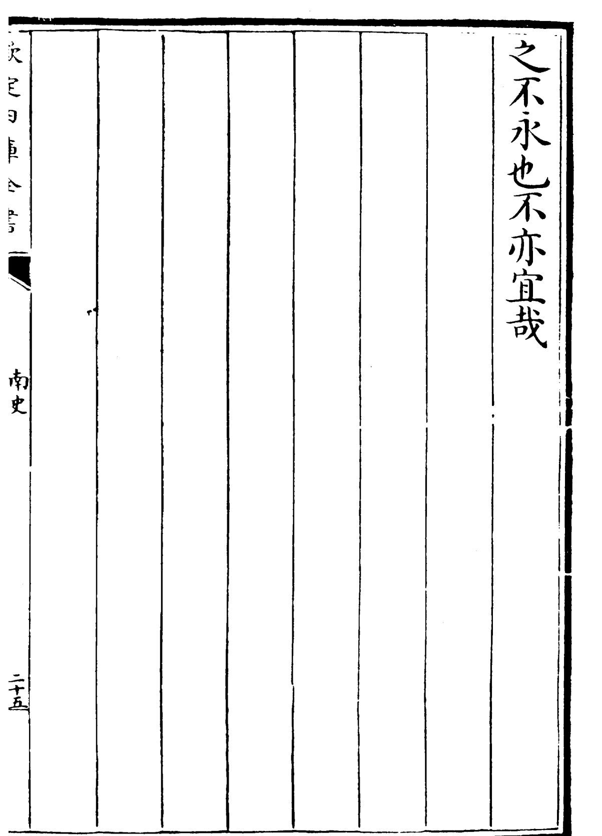
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荆州依于王綝綝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遲位荆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録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

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
迹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遐太
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
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
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
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
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
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

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竝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居己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引元后之多忌梁祚


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南史卷五十

南史卷五十考證

劉瓛弟璡傳與友孔徹同舟入東○與監本訛興今改正

劉顯傳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梁書聞之下無擊席二字郎字下無子字又喜作歎今各本俱同从之

明僧紹傳隱長廣郡嶗山○嶗一本作勞顧炎武日知錄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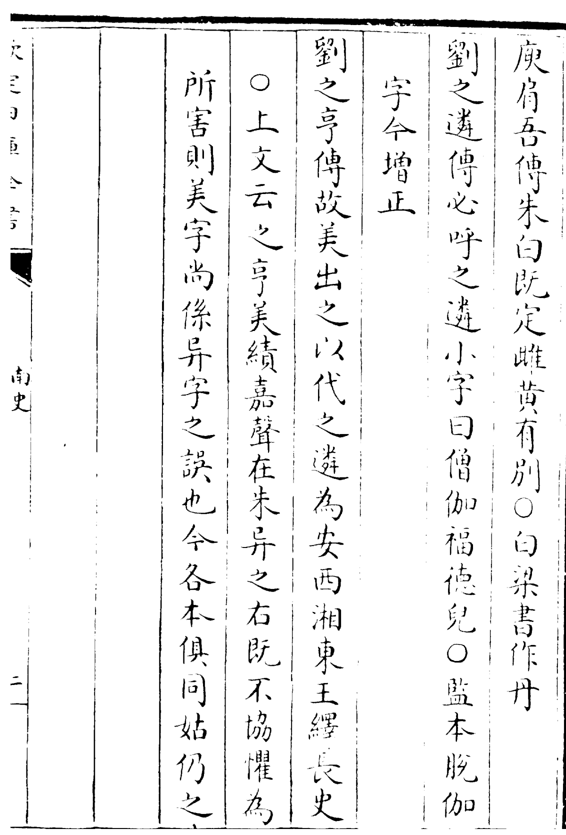
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真傳作勞並傳寫之訛乃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為鰲皆鄙淺可笑今从監本

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延監本誤追今从閣本

明山賓傳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齊梁書作吾誤

庾易傳易謂使人曰走蕼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終其解之毛衣一本作終歲鮮毛之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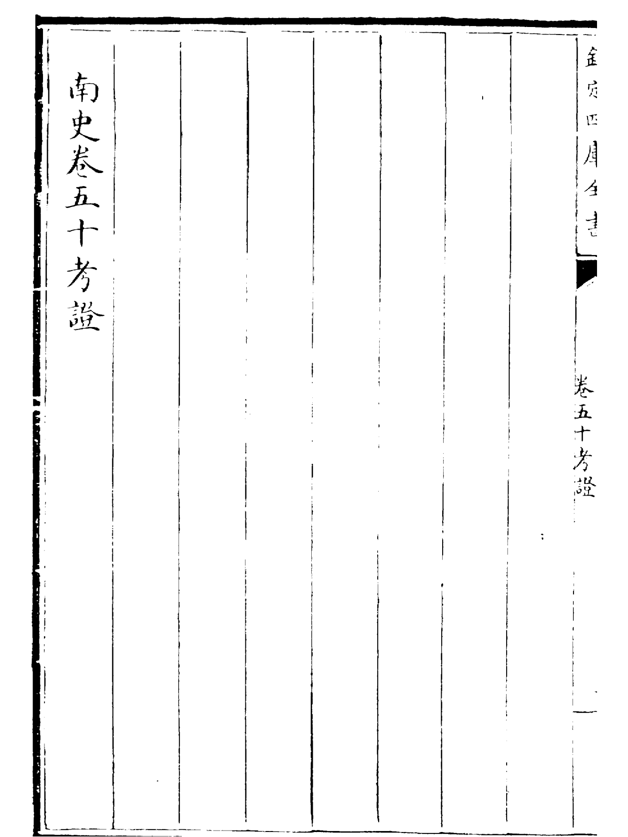
庾於陵傳遷尚書功論郎○功論梁書作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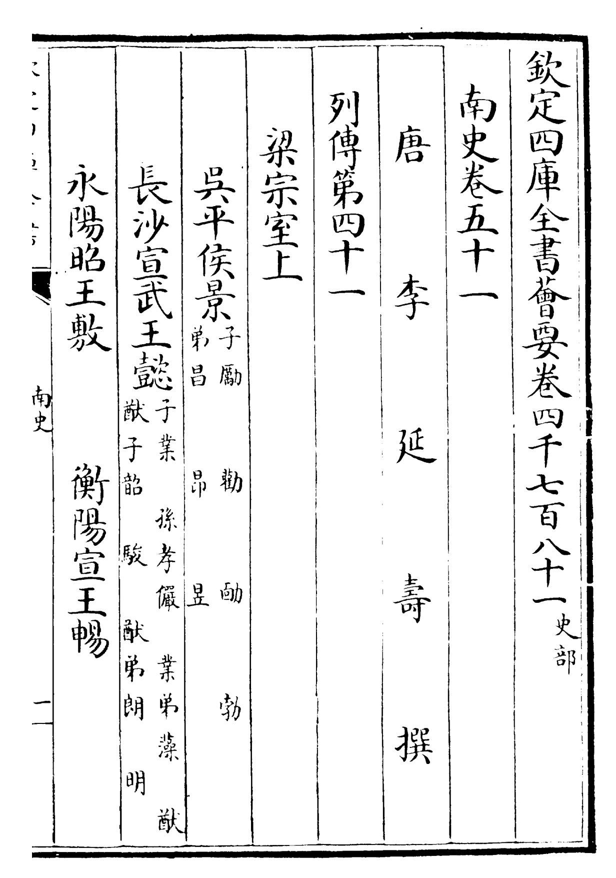
庾肩吾傳朱白既定雌黄有別○白梁書作丹

劉之遴傳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監本脫伽字今增正

劉之亨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上文云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所害則美字尚係异字之誤也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南史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一　史部

南史卷五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勔　勃　弟昌　昂　昱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子慥

臨川靜惠王宏 子正仁 正義

正義弟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賁　正立弟正表

正表弟正信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遷步

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為
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
子騫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
永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别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
追謚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歳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
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
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
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

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内皆平武帝踐阼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景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

人甚頼焉天監七年為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

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内清静抄盜絶迹十三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禄五萬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為安

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讓至於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别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慍不形於色仕太子洗馬母憂

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甍于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奔波屆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

猛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鯔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

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絶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寛裕左右嘗將羮至胷前翻之顔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

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勱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勔勔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勔弟勃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

南為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為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元景再為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祅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内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黄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内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官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姧吏旬日

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歳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恵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竝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

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
忠武王憺費太后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
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
善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
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氐帥楊
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
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

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
悅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荅既而平西將
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
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
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
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
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
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

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竝見誅夷懿既勳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

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崇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大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畢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

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餉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

言訖不見衆竝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脊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勲劉季連功恃宿將

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

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
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
兗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
及普通六年為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
班師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
為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為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
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
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禄大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賔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

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
客筵内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惡還
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鄉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
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説城内事
韶不能人人為説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
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説晉末之亂
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

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録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賔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絶人與

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名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為所害

猷弟朗字靖徽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産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為

還之為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

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内及

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

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

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

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明代為都督水陸諸

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救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

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

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感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名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

澄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道迎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

年大赦境内以方智為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明為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隂謀簒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為蕃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歴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内史招懐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間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

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巳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

陽尹象生長深宫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静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恵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敕還蕃尋為張纉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掎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名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

省內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尅梁城宏部分乖

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巳罷僧珍

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

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旭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

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强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餽之恵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為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還揚州刺史十二

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
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
内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
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
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
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貰之十七年帝
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

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

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黄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劒為六十人諡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内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悦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

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黄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

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劵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毁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齋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閾失屨閤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内輿人八人纒以

純縣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閒帝許之主升階而僮
先趣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扆捜僮得刀辭爲
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内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
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竝有文才而安
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内樂酒沉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
綺麗愼衞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
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正
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别嶺入江髙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悦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

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脩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黄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絶内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氷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

州棄彼容親遠援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

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為劫殺沙門徒嶺南死洪為其父㜈奏繫東治死於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輒棄軍委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専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

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
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横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
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
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
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
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
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廩餼王新
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

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刧盜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隂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間室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

徐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業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兹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

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佷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

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一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黄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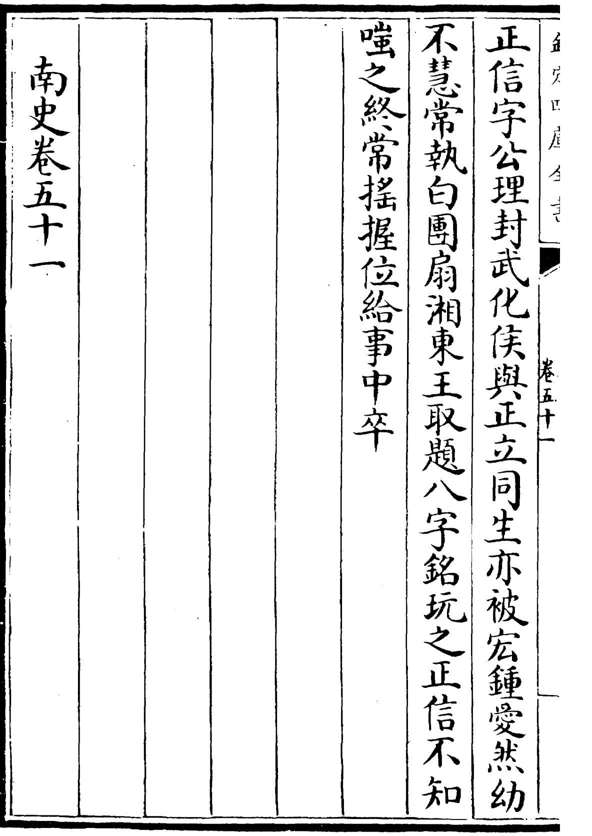
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閭臨賀郘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内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

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
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
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廁村
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
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
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
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實土

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後位丹陽尹薨謚曰敏子賁嗣
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
攻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
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邵王
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
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
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位給事中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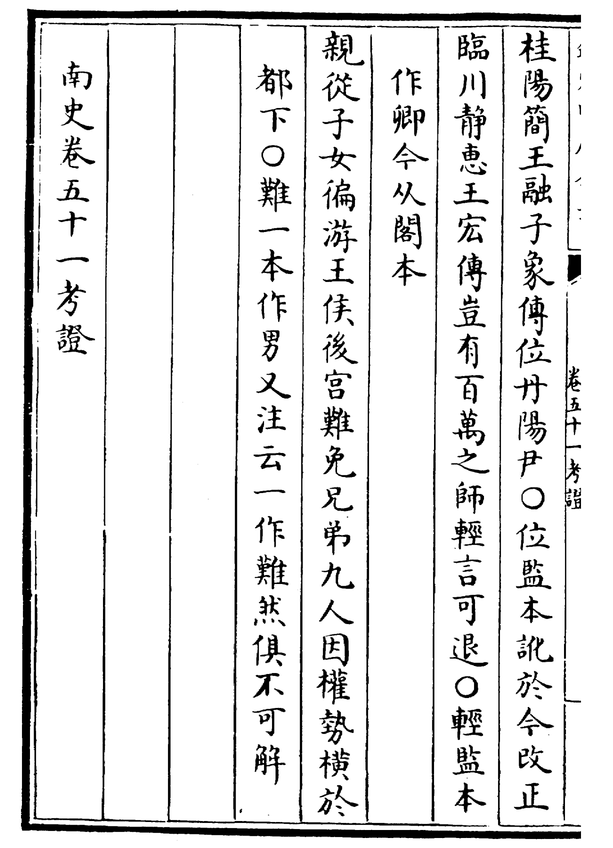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五十一

南史卷五十一考證

吳平侯景傳梁武帝從父弟也○從父弟監本誤從弟父今从梁書改正

長沙宣武王懿子猷傳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斗○下文遙禱請救大破齊荀兒與南齊書蕭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畧同

猷子韶傳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超疑係韶字之訛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桂陽簡王融子象傳位丹陽尹○位監本訛於今改正

臨川靜惠王宏傳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輕監本作卿今从閣本

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難一本作男又注云一作難然俱不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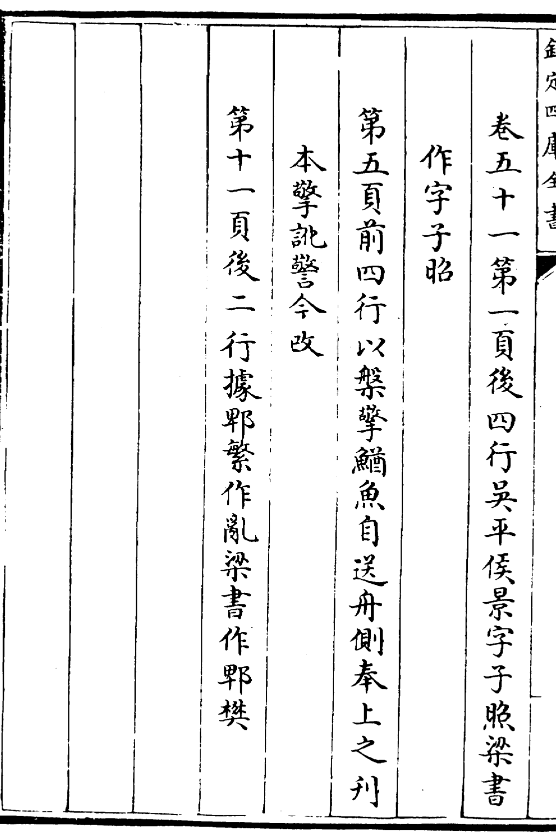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五十一考證

謹案卷五十第四頁前三行之詣於人南齊書作遊詣於人

第十二頁後六行終其解之毛衣按南齊書作終其解毛之衣與下得保自耕之祿句相偶於文理較順今據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肩吾字慎之梁書作字子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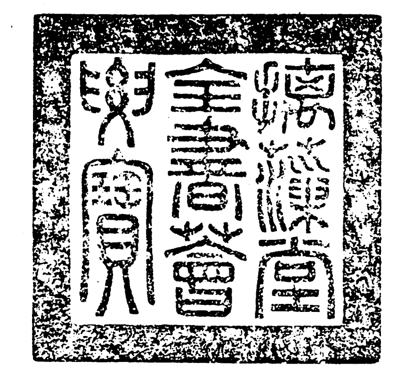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後四行歷方古之才人刋本方訛萬據梁書改



卷五十一第一頁後四行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書作字子昭

第五頁前四行以槃擎鰌魚自送舟側奉上之刋本擎訛警今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據郢槃作亂梁書作郢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五十二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摛藻

南史卷五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子恪 恭弟祗 恪弟恭 恭子静

鄱陽忠烈王恢 子範 諮弟修 範子嗣 範弟諮 修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曄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已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

頻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入間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

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入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

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荆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僞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之神於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問惟恐傷人十三年為

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歛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黄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来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毁有去就心秀撫喻懐納各得其用當時頼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

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𪆫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

四豪秀精意學術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季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髙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吴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强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歛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内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

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荆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



至瓚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禄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

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賔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蕃邸之盛無

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慜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邮之平原王曼頵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

主興代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賔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

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元帝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

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吴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殺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閤模寫宫殿尤好賔友酣

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呌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

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為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敘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

謚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讐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

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宏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瘞埋又遣四使廵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諡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

久𤺌視瞻有道人慧龍得𤸷眼術㤄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㤄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禄隨而散之在荆州嘗從容問賔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

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劒道剋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為詠以

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賊又童謡云莫怨怨且寛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宫

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竊喜以為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

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悦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守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

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䂓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住郡於松門遇風柩沉於水鈎求得之及于

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劒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頭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既與尋陽

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

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

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

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疎諮不忍離帝

朝覲無絶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戌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諮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

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

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揺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蕭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百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逴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

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
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
修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
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
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
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
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

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盆城頗有
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𠴲修深自分釋求送質
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
事具觀修意修泣涕為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
終修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狗據修所臥牀而臥修
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
修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
乾運援之拜修隨郡王璠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

師播至城下說城中降魏修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

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荊州元帝遣與相聞修中直

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求為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

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

為守此孤城修荅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安定

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

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元帝慮其

為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修表

輸馬仗而後帝安修入覲望闕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
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口凋弊修勸
穡務分未朞流入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翦
修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
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
滅敬帝立遂授修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修雖圖義
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修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

事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等兵逼荆州蕭穎胄暴卒尚書僕射夏

侯詳議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瓚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荆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入甚安之是歳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黄閤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歳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

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

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
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
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来哺乳我荆土方言謂
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
謙降意接士常與賔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
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歴村里百姓苦之
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
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荆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稾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荆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

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曰對並見奇
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
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
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絶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
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憺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
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
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為吴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
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

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入吏懷之嘗載粟帛遊於境内有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微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䁥見甚老使入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巳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䁥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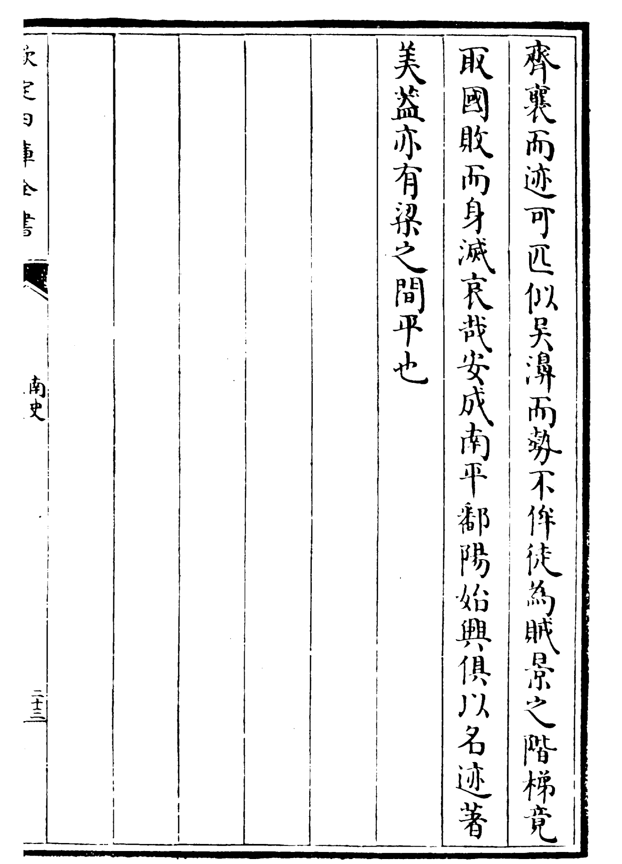
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寛侯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憺特所鍾

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荅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幷憺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内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靳滄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曰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曄

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睥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分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槩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



齊襄而迹可匹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

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

美益亦有梁之間平也

南史卷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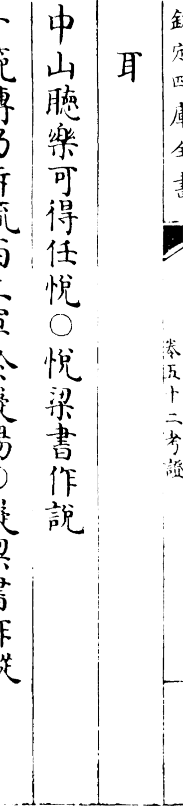
南史卷五十二考證

南平元襄王偉傳㑺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倍監本誤陪今改從梁書

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平原梁書作太原

子恭傳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與一本作樂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私梁書作宏誤

鄱陽忠烈王恢傳文帝第十子也○十梁書作九葢文帝十男恢居其末此總計高祖兄弟而稱為第十子



耳

中山聽樂可得任恱○恱梁書作説

子範傳乃泝流西上軍於嶷陽○嶷梁書作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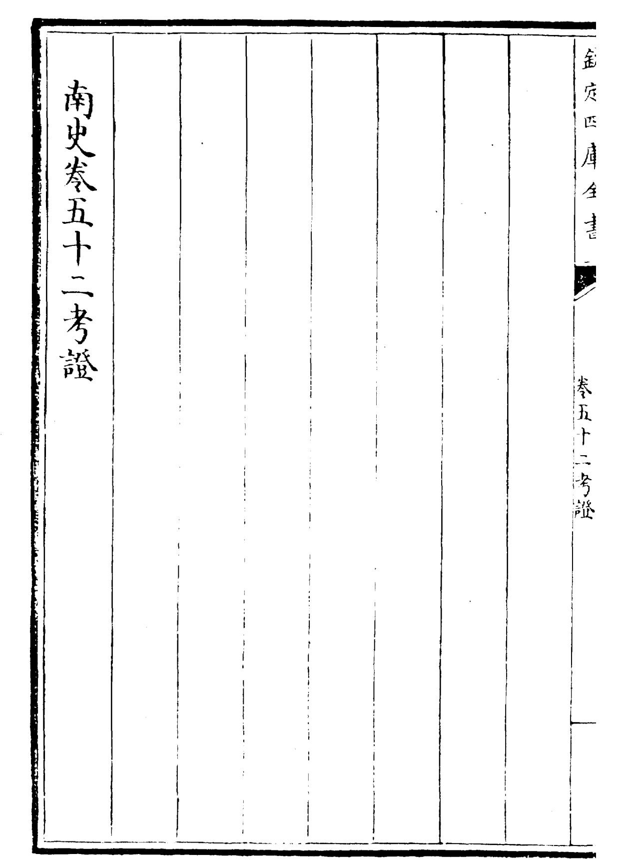
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梁書共字下有治字

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瑱監本訛縝今從陳書改

始興忠武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徙我反○徙梁書作徒

史臣論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書犬牙作凝脂寄深

作樹斯



南史卷五十二考證